

明寶訓

仁宗二
宣宗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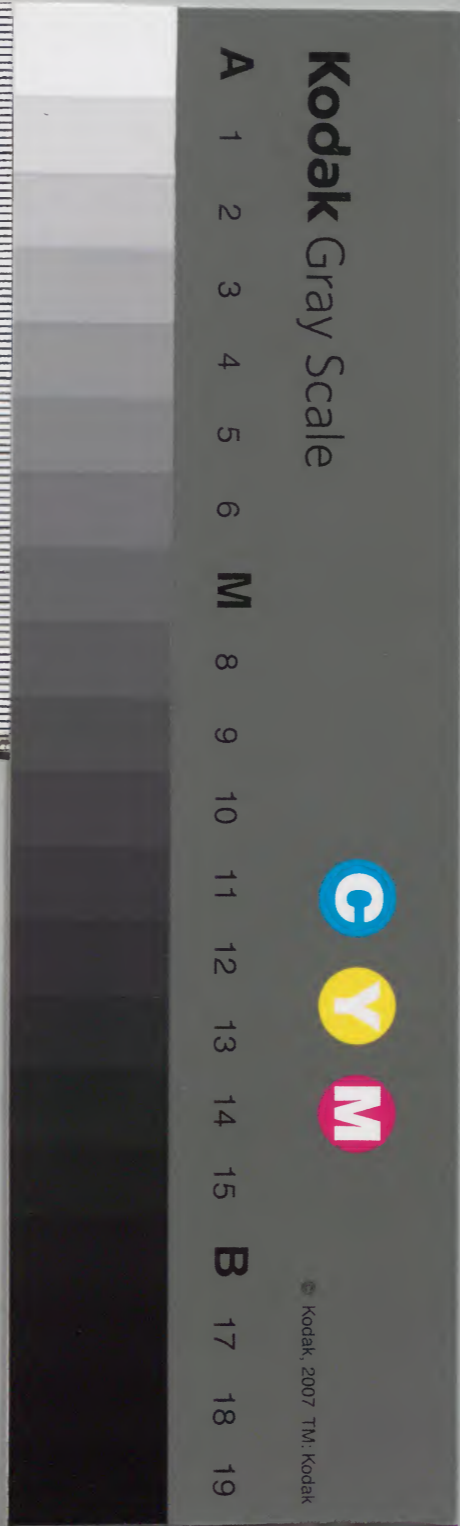
七



漢書門				
二	六	六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八		漢
八		八		書
函	二	三		
三	〇	一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61
冊數	20	(7)
函號	286	166



大明仁宗昭皇帝寶訓卷之二

漢草文庫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甲辰賜衍聖公孔彥縉宅於京師
彥縉數來朝皆館於民

上聞之顧近臣曰四夷朝貢之使至京皆有公館先聖子
孫乃寓民家何以稱崇儒重道之意遂命工部賜宅

○十二月己巳禮部尚書呂震奏有

旨賜衍聖公孔彥縉一品金織衣衾聖公是二品如旨賜之過矣

上曰朝廷用孔子之道治家國天下今孔子之徒在官有一品服者孔子之後襲封承先師之祀服之何過且先帝時五品儒臣有賜二品服者亦何過哉其賜之用稱朕崇儒之意

正風化

○永樂八年三月己丑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啓蘇州府妖婦誣降邪神法當絞其子累乞代死據法不可從而堅請不已

上曰此亦子情所難可特以子之故曲宥其死然妖人罪無以示懲杖而釋之

○七月丁丑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謂禮部尚書呂震曰人情相愛則祝以多男而民庶者國家之祥近謂京師愚民有厭子息多生輒棄之不育者傷天地之仁失父母之道宜嚴禁止之再有犯者并兩隣加罪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乙酉靈山衛指揮張志過真定取民女子為妾已納聘蓋女子先受他聘矣而父母利厚貲更許忠未行其先聘者訴于官事聞

上曰婚姻風化之原既有成言義不可易今嗜利而中易

之循夷虜之陋以敗風化此父母之過命法司罪主婚者女子歸先聘者如忠不知即不坐

○十月戊午免遠安王貴燮巴東王貴瑄為庶人勅曰送終人子大事爾兄弟父喪不奔喪五刑三不莫大不孝國之正法朕不敢私今悉削奪王爵降為庶人仍屯荊州於簡王墳園居住其原受遠安王巴東王冊印即封識付使者歸納原隨校尉悉令回京爾其深自循省改過易行以副朝廷優容之意蓋二人永樂中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至是

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遂降勅削奪云

○十二月甲辰吏部舉奏興州左屯衛經歷李能詐丁憂事上曰孝子事親惟日不足不幸已死初猶以生事之不忍遽死其親今親在乃詐言死以誑朝廷不孝不忠孰大於此命付法司治之

○洪熙元年三月丁亥

上諭刑部尚書金純等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不顧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於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若加入宮刑乎朕亦惡之蓋宮刑下死刑一等耳亦須嚴切禁止顧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此事須已詔書行之

諭臣下

○永樂七年十二月壬子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都督譚青率官軍赴北京陛辭
上諭之曰為將以號令嚴明部伍整肅近聞軍士在外徃
徃暴橫擾民剽奪財物此皆為將不能約束之過夫兵
以除暴衛民乃為暴厲民可乎其及約之母自取罪責

○永樂十八年十月乙卯

上為皇太子過滁州登瑯琊山指示學士楊士奇曰此醉
翁亭故址也因嘆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
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蓋

上為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

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
曰修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癸未遣監察御史楊熒等十四
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上諭之曰國以民為本民安則國安比年在外牧守之官
不體朝廷恤民之意侵削擾害民不聊生故今遣爾等
分行考察然人才器不同有專為脂韋諂媚而政事不
理殃及於民者有沉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為政簡易民
悅服之者有虐於用刑巧於取索而能集事者有廉潔
無私謹謹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爾當明白具實以聞無
惑於小人無屈於勢要無私於親故詢之於衆斷之以

公可也各賜鈔二十錠為道里費又諭之曰御史朕之耳目當勉副朕心必先自治乃可治人若棄廉耻違禮法朕亦不汝貸汝往勉之

十二月丁未禮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域賈胡入貢西人受害乞罷其貢

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驥嘗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陝西人不悉耶為大臣當存國體卹民窮毋侵削本根驥所言其皆從之

○洪熙元年正月乙亥勅諭天下文武羣臣曰朕惟天地以生物為德人君以安民為務設官分職簡賢任能以相成其功朕祇紹鴻圖仰惟

祖宗創業守成之難夙夜惓惓體

天為治嗣位之初蠲逋負赦有罪不急之務一切停罷選任賢良共圖維新之治期與天下安於太平今天下庶事未理生民未安斯朕之責亦爾文武羣臣之責尚思勉之咨爾文臣六卿掌國之庶務布政司受任方隅守令典郡邑大小庶官各有攸司其竭忠殫慮以安黎庶銓選必擇人賦稅必有常禮教必修明兵政必振舉刑罰必平恕營繕必樽節凡百政令必勤審度以存恤為心內外相承興利除害休息以蕃其生勸課以厚其本興學勸士以正其俗以成其才必使吾民衣食充足禮讓成風匹夫匹婦咸得其所斯為稱職咨爾武臣都府

掌國之軍政都司控制一方衛所邊圉各有信地其悉心戮力以衛國家簡閱訓練必公必勤紀律部伍必嚴必肅器械必堅利城堡必脩繕糧芟儲峙必足於用巡邏瞭望必謹以脩使奸宄屏迹吾民安於無事其要以撫養軍士為本卹其饑寒念其疾苦用之萬全斯為稱職至於風憲為朕耳目朝政闕典吏治得失軍民利病百官有司孰賢與否悉宜廉察必使官得其人政無不舉人咸樂生斯為稱職夫君臣一體上下相須朕勉於修德爾尚勵於忠貞弼成治化以濟斯民於雍熙泰和之盛不其偉歟朕代天子民恪存戒飭不以小人備任使不以浮費傷財力不以刑罰先教化不以貪黷勞士

率爾尚體予至意以稱職任惟忠足以事君惟仁足以恤人惟勤則庶事集惟廉則公道存乃若驕盈縱恣朋比用事貪暴培克漁獵吾民或阿諛從吏徒務容悅庸庸保位無補於黜陟之明賞罰之公典章具在爾其欽哉

○三月辛卯命安平伯李安為叅將往交趾與榮昌伯陳智同掌軍務賜勅免之曰爾父明達道理持身謹行盡忠國家朕未嘗忘爾亦能卓立繼父之志出入軍旅通練事機朕用嘉之今特付爾一方之寄其益敬慎盡心效謀懋建功業庶幾有光爾父而不負朕之委任欽哉

戒飭臣下

○永樂七年二月戊戌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召各城門郎戒諭之曰朝廷設城門郎專以關防守備毋受制於權豪不可縱姦人亦不可阻平人宜盡爾職將別遣人巡視不能盡職有罰

○永樂八年二月癸丑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謂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曰五城兵馬專以巡警京城若畏避權勢縱惡長奸將小人得志善良受害爾其戒勵之使各脩厥職

○永樂十四年正月乙卯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右春坊右中允吳均等言國朝之制京官有犯必奏聞然後逮問永新伯許成擅杖工部主事王景亮違越禮法宜正其罪

上曰成武人不達事體姑宥之已而召成諭曰古之賢臣不恃功而犯法惟能守法然後可長保富貴爾其慎之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辛未命定國公徐景昌富陽侯李茂芳受學于國子監初文武百官居大行皇帝喪皆齋戒出宿公所景昌茂芳等不出宿為給事中所劾至是召二人面諭曰景昌

皇妣之姪茂芳

皇考外孫

皇考賓天臣民如喪考妣爾兩人乃安處私室顧情與禮何如此不學之過遂有是命

○九月乙亥命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梁銘鎮守寧夏

上諭之曰寧夏西北重鎮其軍民艱窶已甚爾為守將務
撫綏之且爾既有常祿宜惇廉潔之行果若服食所需
不能繼當以告朕慎毋貪暴主事以困軍民蓋銘屢以
貪賄致敗故申飭之

○洪熙元年正月甲申勅大同叅將都督僉事沈清及掌
山西行都司都督僉事李謙曰朝廷謂爾等才智託以
邊事正宜同心協力綏撫士卒勤於操練晝夜以警備
為心庶稱委任今畧不聞邊備如何設施城池如何修
葺軍士如何操習糧儲如何蓄積但聞各持私意搜羅
過失互相訐奏若此所為何以稱朝廷之付託朕念武
安侯年老故命清為叅將副之一應事務清當與武安

侯計議停當乃行清安敢專擅行之李謙職掌都司應
有軍政須聽武安侯發放是非可否自有公論謙安敢
與之相抗自古賢將皆務協和以成國事爾等不此視
效乃私相忿爭果賢乎非賢乎宜深思前過改悔從善
否則罰加爾身雖悔無及

○三月己卯勅寧夏叅將保定伯梁銘曰爾昔所為屢犯
憲紀因辱頓挫艱苦備嘗朕念守城舊勞宥爾之過加
爾之爵謂必能懲創為善故授以邊寄期爾禦邊外侮
靖安疆陲庶幾朝廷無西顧之憂爾不思感恩圖報乃
包畜貪心誅求無已且古之為將者與士卒同甘苦暑
不張蓋軍罽未成將不先食今爾不恤軍士之艱不以

防禦為重恣情貪虐加以酒色日不事事假如虜寇猝然侵境何以為備自今宜深息前過改易所行潔已恤下盡忠務公庶幾副朕之委任若復蹈前非國有明憲爾其省之蓋時自寧夏至者言銘罪非一人故降勅切責之

○丁亥

上諭刑部尚書金純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大理寺卿虞謙曰往者法司無公平寬厚之意尚羅織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率成風姦民欲嫁禍良善者輒飾造誣罔以誹謗為說一星名於此身家破滅莫復辦理今數日間覺此風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

言所患者以言為諱况今所急尤在於通下情卿等一體朕心自今告誹謗者悉勿治顧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此事必以詔書行之

振風紀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丙子

上謂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曰御史朝廷耳目當清心正己以振憲綱比年貪黷之風甚矣自今有差遣者循洪武中例賜以衣鈔若復貪黷罪之不恕

○洪熙元年五月辛未

上諭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受斯職未達政治之體

而有可為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貪穢無藉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吏之則相與為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用心安在其為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擢以清風紀既又嘆曰都御史十二道之表如都御史皆廉清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重名爵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甲申嘉河衛指揮阿必察等遣女直頭目咬納等來朝且奏乞授咬納等本衛指揮上顧侍臣曰一來朝遽授指揮再朝當授何官且有功者

又何以賞之不許賜咬納等鈔幣遣還

○丙辰忽石門衛指揮使沙籠加及頭目亦失哈等來朝乞授亦失哈本衛指揮

上諭之曰今一來朝遽授指揮有

先帝時累累來朝今尚為千百戶者其心必不安矣彼既不安汝得此職豈能自安但永堅忠誠不患無官職也遂賜沙籠加及亦失哈等鈔幣有差命禮部厚待之遣還因謂尚書呂震曰

祖宗官職當為

祖宗惜之震對曰外夷人授之官而非有俸祿之費似亦可與

上曰

先帝所授外夷人官亦非有俸祿何為不輕授吾重官職以寵此徒而又自輕之可乎且得一人而失衆人亦不可也

柳倬進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乙亥中軍都督府奏本府歷事監生七人今考所治吏事皆勤慎請如例送吏部循次授官上曰為士豈止習吏事而已吏事末也誠能窮經博古達於脩己治人之道吏事何難比士習日下率逐末以圖進取而昧於大經大法故用之往往厲民而辱國自今監生歷事考稱者仍命還監進學俾由科舉進庶幾士

皆可用官得其人於是通政司引奏六科辦事監生二十人以滿日例應還監幸逢維新之治願仍就科辦事以圖報效

上進二十人者諭之曰諸生不患無位但當圖所以無忝於位者勿徒懷倬進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上也而求用於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國家教育爾等固將用之無自汲汲其歸進學學有成朕不汝遺時六科給事中多言諸生萌倬進之心

上灼知之故有是命

○戊子長沙府民有自宮求為內侍者通政使司以聞上曰游惰不孝之人忍自絕於父母豈可使在左右發為

卒戍邊

○十月癸卯興州左屯衛軍徐翊有子嘗自宮入為內豎翊奏乞除軍籍

上曰為父當教子為子當養親爾有子不能教致自傷其體背親恩絕人道敗壞風化皆原於爾尚敢希除軍籍耶出其子使代軍役

退不肖

○永樂七年六月壬戌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方校父喪不丁憂事覺

上曰御史朝廷紀綱之職彼既不孝何以糾正百僚令錦

衣衛執送行在奏請罪之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庚申前工部右侍郎伏伯安先坐姦事罰築城至是遇赦當復職

上曰淫穢之人不宜汙朝行黜為荊門州知州

○辛酉貶掌中都留守司都指揮僉事牛諒戍交趾初上命諒從武安侯鄭亨鎮守大同諒憚行且不樂屬人即詭奏曰令臣往治事乎抑為隸乎

上曰朝廷重邊務命爾從總兵大臣庶幾有贊畫之益顧為逮是何等語朕初即位爾敢方命不恭如此將朝廷不復使人耶令公侯大臣推問之遂奏諒懷詐不忠無人臣禮法當誅

皇明寶訓 卷二
上不必誅亦不可用遂有是命

○九月癸酉朔降山西按察使陳諤為海鹽知縣諤初為湖廣按察使攬接楚上細故

上素厭之後改山西坐事落職至是遇赦應復

上曰諤小人也宜以玷方面遂降知縣

○庚寅黜太常寺少卿周訥為交趾升華府知府訥永樂中為禮部祠祭司郎中嘗再上疏請封禪

太宗皇帝不聽後以方賓薦入太常未幾親喪丁憂至是來朝

上曰諛佞之人宜寘遠外不可以玷朝行遂黜之

○十一月壬午降浙江按察副使趙緯為嘉興縣典史初

緯為禮科給事中務掇拾人過失以希進擢至是東

上曰此人尚在耶懷蛇蝎之心豈可復置當道故有是命

防微

○永樂七年十二月戊申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守京城門內使言城門郎擅離所守縱酒廢事城門郎亦言嘗以母病白內使整歸即來未嘗擅離蓋嘗以事忤內使故挾私誣搆

上曰城門郎無罪內使小人縱私上罔朝廷下誣無罪之人豈可復用命下錦衣衛治之仍命司禮監榜示今後內官使有言事不實及挾私枉人者悉寘重典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庚辰內官馬騎傳

上旨諭翰林院書勅付驥復往交趾開辦金銀珠香時驥
被詔召還未久本院官覆奏

上正色白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趾荼毒軍
民乎交趾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遣之
非獨詔書不信將壞大事此人近在內間百方請求左
右為言再往當有利於國朕悉不答卿等宜識朕意遂
止

革弊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壬午

上諭工部臣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不強其所無比年如
丹漆石青之類所司更不究物產之地一槩下郡縣徵

之郡縣逼迫小民鳩歛金弊詣京師博易輸納而商販
之徒乘時射利物價騰踴數十倍加有不肖官吏黃綠
為奸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餘悉肥下人
今宜切戒此弊凡合用之物必於出產之地計直市之
若仍蹈故習一槩科派以毒民者必誅不宥

○十月庚戌

上諭鴻臚寺臣曰故事視朝後諸司有急切機務不得面
陳者許具題本於宮門投進冀得速達今訴私事丐私
恩者亦進題本掩姦欺眾以圖僥倖壞法亂政弊莫甚
焉今後惟警急機務不得即面陳者許封進題本其餘
大小公私之事並令公朝陳奏違者論以重罪仍令三

法司知之

○洪熙元年四月戊申命行在錦衣衛指揮使王節遣官於濟寧儀真鎮江等處巡捕寇盜

上曰往年所遣捕盜官多不得人厲民更甚於盜今須慎選若復踵前弊爾等與之同罪

·地利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乙亥

上以京師人衆而菟薪往往取給千數百里外命工部弛西山樵採之禁尚書李慶奏曰盍惟聽官府採用

上曰古山林川澤皆與民共雖虞衡之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其實亦為民守非公家專有之京師軍民數百萬

家薪非出山何所取給人君於民有父母之道苟可惠民皆當施之也山澤天地所產以利民者其居庸關以東與天壽山相接宜禁樵採餘勿禁

○十一月庚辰

上以鈔法久滯聞南京抽分場舊所積薪及龍江提舉司所積竹木甚富有至二三十年者因歎曰積聚本以資人今京師軍民得薪甚難與其積久以待腐何若散之以利人遂諭工部臣其二處所積除足歲用外餘並以鬻軍民每百斤官價鈔五貫悉收昏軟舊鈔庶便貧者

○十二月癸丑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蓋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經城南出注海子凡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往來巡

視禁民不得取魚而並緣為姦者其傍近之草及灌田之水民皆不得取至是

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朕之心凡有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况山澤所產哉

武備

○永樂八年五月丁卯朔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兵部言羽林前等衛故軍官之子賈福等三十一人俱以父功免比試照例優給襲職上曰武官子弟不開弓馬一有緩急將焉用之命都督府依例比試不中者罰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癸卯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城池為民保障今天下無事日久城墮池堙所司翫愒不知脩治一有警急何以衛民宜下各都司令督各衛所委正官巡視城池有傾圮者於軍士農種之暇併工脩理務令堅固若臨邊境則不俟農暇即日修治

○十一月乙亥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李慶等奏請令直隸及近京都司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可之

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畧倣此意無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庶

皆不妨悞

○洪熙元年下月丙子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李慶劾奏天下都司衛所守禦指揮千百戶職在治兵而其間多貪暴怠惰紀律不嚴器械不利城池不脩軍士缺伍攻戰屯守之法漸至廢弛今因其來朝請付法司按治上召至前諭之曰兵部所言良是國家之政莫重於兵備雖四方無事然不可一日忘備爾等職典斯事而倍慢如此罪誠難恕但嗣位之初未欲遽寘爾罰其歸勉圖自新實部伍練士卒利器械完城堡明屯守之法而廉潔守已毋縱貪刻以害軍士朕將遣人閱視有一不悛必罪不宥

○四月丙午

上以親軍諸衛軍士多缺伍守衛皇城者不得更番或經月不一歸家者命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選京師散衛軍之精壯者助親軍守衛親軍專守皇城四門京衛軍助守端門之外及東上等門時守衛軍三日輒有賜鈔慶言舊制無散衛軍守衛者

上曰大臣執舊制固是朕念人久勞不得息且經月在公不得一見父母妻子皆人情所難今使勞者得更番而助守衛者亦預被賞賚此姑一時權宜非為定制俟親軍補伍有人悉如舊慶曰守衛事嚴散衛軍豈可盡信上笑曰人未可盡信亦未可盡疑為人上在布德施仁以

得衆心耳誠得其心仇敵可化為父子苟失其心素所親信有反目相噬者古人云舟中敵國蓋既往多有之矣慶不能對遂以京衛軍權助親軍守衛

備邊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丙子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曰國家雖無事邊竟不可一日不備緣邊諸衛常須核實部伍申飭號令庶幾守備堅固寇至無虞比聞邊將多玩棄法度軍伍之間名存實亡須遣御史覈視之

○洪熙元年正月乙未勅武安侯鄭亨等曰

天監言天象有警朕恒以邊事為慮蓋虜情譎詐或

弱而見強或強而見弱或出或沒或東或西不可測度為邊將者須深思熟慮晝夜閑防今自冬及春其聲迹無聞不可遽謂安靜無事萬一獸奔豕突當思有以禦之宜整擗軍馬令各城池屯堡收拾堅固各閑隘用心守把各烟墩仔細瞭望頃刻不可怠忽慎之慎之今農務將興又不可妨誤屯種勅遼東甘肅寧夏山海永平宣府開平總兵及備禦鎮守官亦如之

○二月壬寅勅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等及宣府總兵官都督譚廣曰去冬以來虜寇動靜無聞朝廷所遣使亦久不回卿等宜思患預防今長安嶺守關指揮奏達賊人馬約五十餘人直抵隰寧驛劫掠未審是何部落

遼東武進伯朱榮亦奏兀良哈韃靼欲來賣馬又哈密近遣人進硫黃從前不聞哈密產此物

先帝時亦不曾有進緣此數端皆須計慮虜中既有硫黃則製造火器不患無人猝遇戰鬪亦須有備大同宣府一帶空曠虜熟經之路宜整擗軍馬晝夜嚴切隄備古云有備無患其慎之慎之庶副朕委任之重仍勅寧夏甘肅遼東山海永平等處總兵官遂安伯陳英等亦如之

○三月庚寅勅鎮守大同武安侯鄭亨常年隄防虜寇皆以秋冬及春夏則惻虜賊譎詐或窺伺無備來襲不可不慮宜嚴督將士整擗軍馬堅固城池屯堡用心隄備及督各隘口烟墩十分仔細瞭望守把不可怠忽勅各

處總兵備禦及鎮守官亦如之

○乙未勅遼東總兵武進伯朱榮今欽天監奏天象應東夷有兵卿等須晝夜用心整擗軍馬嚴固守備不可須臾怠忽勅山海永平等處總兵官遂安伯陳英等亦如之

○丙申勅口外總兵官太子太保陽武侯薛祿所奏山後延燒雖是野火然不可輒有懈怠之意蓋虜寇譎詐况近日數有天象其占皆謂邊警須晝夜用心關防哨瞭各隘隘及守烟墩軍士務要精壯毋以老弱有疾之人抵數誤事邊上一應事務宜竭心盡力以副委任

○四月甲辰勅諸邊將欽天監奏天象應有暴兵宜十分用心整擗軍馬晝夜嚴謹隄備不可怠忽

諭邊將

○洪熙元年夏四月庚子朔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
廣寧前屯衛刺梨山百戶鮑麟私遣軍士還家致為韃
賊所虜

上命巡按御史詣彼審實處麟軍法降勅諭榮曰夫將者
士卒之表為將能廉公勤慎紀律正號令肅斯下人有
所稟承無敢縱恣總兵又諸將之表能慎諸已誰敢不
慎朕即位以來夙夜惓惓以邊務為心屢勅總帥嚴督
將士用心哨瞭隄備而將士畧不遵承察其所自皆由
總兵之人不體付託之重恬然自逸未嘗一出巡視關
隘壯士健卒擁衛左右饑寒窮苦無資之人則令備瞭

望守關口上下扣師成風軍務都不留意是以寇奄至
而不覺人被虜而不知其指揮千百戶固難逃罪總兵
之人亦復何顏卿先朝老臣朕所倚任但有功必賞有
罪必罰

祖宗至公之典須相與共守自今宜加警省嚴號令明紀
律遠斥埃慎守備躬勤率下毋蹈前失屢副朕委任之
重近陽武侯薛祿等率兵巡邊殺獲虜寇將士咸論功
行賞薊州虜寇入境劫掠人民其總兵官遂安伯陳英
及都指揮陳景先等並停俸祿并諭卿知之

○勅責山海永平等處總兵官遂安伯陳英及都指揮陳
景先朕以爾等材智可用命鎮守邊陲防禦虜寇保障民

人又屢勅爾嚴督將士謹慎防備晝夜用心哨瞭不可
怠忽今薊州境內寇至而汝不覺邊人被殺擄而汝不
知御史交奏爾罪請付法司朕姑曲貸但勅停爾之祿
夫朝廷至公之典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決無所私近陽
武侯薛祿等殺獲韃賊有功將士咸加官賞遼東廣寧
前屯衛百戶鮑麟私役軍人致為賊所擄已論軍法處
死其總兵官朱榮亦遣勅切責所以未付爾於法者蓋
期爾革前過勉後效爾宜深省躬勤率下以副朝廷委
託之重若復蹈前失國典具在朕不爾私遂賜勅徧戒
邊將

○甘肅總兵官都督費瓛奏送虜中歸附人家小五十二

口赴京又奏有婦女二十七口存留等候親戚待後
上慮虜情多疑久或生變勅諭瓛曰所存留婦女不問有
無親戚在後即盡數差人送來爾名臣子孫為國重臣
先帝謂爾練習軍政付以邊寄朕承

先志付託尤專不意爾比來溺於宴安而懦弱不振低眉
俛首受制於人大丈夫所為固若是乎宜痛自懲艾奮
志卓立勉圖後效庶副朕責望之重蓋

上聞軍中諸事瓛不能專悉聽中官指使云

○甲子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等奏請促遣高山等四
衛官軍詣大同屯守賜勅答曰去冬爾奏此事已勅該
府兵部准行但以嚴寒姑待開春調遣卿等因循不及

時催督延至於今方以為言今屯者種已入土若督使
動移則所種盡棄况各衛相距大同亦遠縱督之急行
到彼亦及夏中農時既過何以措力徒使軍士彼此失
業審若可緩即姑緩之此蓋卿等忽畧之過然爾職務
軍旅此治文書者之忽畧也今於文職內簡有才識者
一人遣來專理軍機文書凡有文移與之計議可行即
行有稽緩錯繆則罪在彼非卿等之過若軍机調遣則
卿等專之彼不得預庶幾各任其責

○乙丑勅各處總兵官軍中机務貴在謹密而不稽滯比
武安侯鄭亨處稽緩一事所誤非小蓋治文書者之失
於檢點已度卿等亦不免此失况聞諸將多用卒伍之
人治文書未及施行已漏泄傳播於事非宜今於文職
內簡重厚有才識者多遣一人來專理文書爾與之計
議而行文書有漏泄稽誤責在彼若軍機調度一切之
事彼無預焉

卹將士

上初為世子

太祖皇帝召

上及秦晉周二世子朝夕親教訓之歷試諸事嘗命分閱
皇城四門衛士

上還奏獨後

太祖問之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其既食乃閱之故後

太祖喜曰能體恤下人是吾心也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戊辰風寒

上御西角門視朝罷顧謂翰林臣曰今日始寒朕與卿等居重城中猶覺凜凜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漸不可勝遂命書勅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朝廷待守邊者厚矣既預給禦寒之具復蒙恩如此昔楚子以寒巡拊三軍皆如挾纊彼徒施溫言人猶感勵况今受實恩敢昧報效但願

陛下常推此心不忘耳

○曰人君視天下萬物為一體况將士為國家躬勤勞瘁人必大書未及朕所行或有不須知等翼輔古人有

○曰君道為臣盡臣道朕與卿等各盡其道可也

○洪熙元年正月乙未勅平江伯陳瑄曰官軍運糧遠道勞動寒暑暴露晝夜不息既有盤淺之費而糧米耗折所司又責倍償人情難堪洪武中有令許運糧官船內附載已物以資私用今後準此令官府無得阻當

賚功

○洪熙元年二月乙丑遣勅褒諭總兵官太子太保陽武侯薛祿等曰得奏知虜入邊境卿等躬率將士奮驅追之擒捕斬馘虜遂大敗狼狽奔潰可為能副委託之重使邊將皆然何患不除何功不立朕甚嘉悅特遣太監楊瑛鴻臚寺卿楊善以酒千罇羊百羶往勞官軍至京

論功行賞

○四月戊申薊州山海等處鎮守都指揮陳景先奏率領官軍追襲虜寇寇斃於神鏡遂潰走獲其器甲及馬百餘匹并追回所虜人口

上命就以所獲馬給將士仍命戶部復景先祿而遣使賚勅諭景先曰爾前以失機停俸今有功可贖已勅戶部還所停俸其即取勘官軍有功者并原失機今能用力追勦者分豁等第具姓名報來務合公道毋縱私高下朕將頒賞焉

厚勲戚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癸丑故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徐

膺緒子景珩來朝

上諭吏部臣曰我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中山武寧王德最盛景珩兄弟皆其孫且

皇妣之姪父死時兄弟皆幼廢學可擇師就其家教之使知為入之道庶幾不忝厥世又諭景珩等曰人之善道載於書爾讀書則知之知之必行之由是為孝子為忠臣可以有光爾祖爾今雖年長古人多有晚學而成德者能百倍其功何患不成其勉之又顧翰林侍臣曰富貴家子弟習成驕傲雖有良師未必能降心受教爾等其程督之一月兩加考試庶使知所勉勵

皇明實錄 卷一百一十五
洪熙元年三月癸未命魏國公徐顯宗從學國子監令太子少傅楊榮送之入監曰爾往諭司業此開國元勳之後欲其家與國同久其子孫必能奉法循理務孝與忠乃克保之顯宗孤子其加意教訓使長成有立不失祿位庶稱國家待功臣之道遂賜司業貝泰鈔幣

卹舊勞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丙戌命錦衣衛將軍趙信等百二十八人俱為百戶補外先日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此輩事

皇祖

皇考久者三四十年近者不下二十年少壯入侍白首不

靈一命人情謂何可閱其歷年久者明旦引來至是悉授百戶與善地衆皆感恩頓首

○丁亥命左春坊清紀郎張根司經局校書彭敏致事是時舊宮臣皆有陞轉獨根敏年老賜勅及白金鈔幣命致事勅曰卿等事朕青宮久矣勤慎小心始終不懈又

以篤實令侍諸子講讀朝夕啓迪資益良多今朕嗣天位方將顯用顧爾蒼顏白髮趨步惟艱不忍勞以職務特命致事還鄉爾尚端志簡欲以佚餘勤善率人以

惇里俗用副朕優待舊人之意欽哉根等陞辭上語之曰爾身尚康健歲時一來見朕也皆感泣稽首

○十一月丙戌陞太子賓客戶部尚書郭資為太子太師

命致仕

上諭侍臣曰資歷仕四十餘年

先帝舉義之際從朕守城備極艱難事苟有利於國毅然身任不避仇怨今方圖任舊人而資老病朕不欲更煩以政故優之是日賜資白金百兩鈔二萬緡綵幣二十表裡命戶部復其家復賜之資勅曰卿事我

皇祖

皇考四十年歷官中外致位通顯列于六卿遭遇如斯可為盛矣卿有質實之資剛直之氣志之所驚惟在國家有利於上毅然身任不畏強禦雖怨聚於已而不暇顧雖害及於已而不知避可謂忠貞篤實之臣矣朕初嗣

大統嘉與老成共圖治理矧肇建儲副兼資贊輔顧卿抱疾累歲步趨惟艱不忍強勞以事今特嗾為太子太師俾致仕歸嗚呼念二十年之前與卿同處一城早暮相聚勞動艱苦何可勝言今太平無事當相與共樂於安逸而卿以疾去能不有感於懷哉今命戶部悉免卿戶內賦役卿歸休鄉里強飲食慎醫藥優游自適以娛暮齡以副朕眷懷後命戶部月給支資半俸終其身

○十二月庚戌故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子達來朝時達甫十餘歲

上召至前撫問之命左右賜食及衣顧侍臣曰忠事

先帝於兵戈艱難之際又輔朕於春宮篤厚誠謹良有裨

益今朕即位而忠獨早歿因慨歎久之遂命吏部授遼翰林院檢討月食其祿俾歸進學俟年長召用是日召故吏部侍郎許思溫之子俊亦至授太常寺贊禮郎俾進學翰林以待用思溫初為北平按察副使從上效守城之勞蓋

上於舊人眷念不忘率如此

○甲寅加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工部尚書勅曰茲為胡虜梗化累犯邊疆我

皇考太宗文皇帝為

宗社子孫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冑親率六師往行天討豈期醜虜畏威遠遁班師之日不幸中道

皇考上賓六軍在外朕又遠違膝下及其崩殂兒孫亦莫能知惟卿盡忠為國報

先皇帝恩德獨為果斷致有今日家國寧謐

宗社尊安今辰奏告忽思至此實感不已卿當賚曩者哀悼愴惶之際報卿甚微今追前愆加賜卿白金五十兩綵幣表裡各十寶鈔二萬貫白米二十石特陞卿為工部尚書前官如故三俸俱支全支尚書本色卿當領服以慰朕懷

○洪熙元年三月丁亥勅開平備禦都指揮使齊安曰昔我

皇考奉天靖難卿奮不顧身效忠行陣擲風沐雨破銳摧

堅備嘗勤勞以就功業繼奉命鎮守開平又能竭心殫力協贊戎機輯寧邊圉多歷歲年肆朕即位以來尤隆委任比聞卿年踰八十壯志雖存體力益衰而邊務之殷耄勤不懈朕甚憫焉勅至可即還京優游閒逸以樂壽康用副朕優待老臣之意

○四月甲寅

上念舊勞賜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勅曰曩朕監國之時卿以先朝舊臣擢兼詹事日侍左右時肇建兩京政務方殷隨事籌畫適中惟難卿以善翊君以義徇國勞心焦思不恤身家載歷艱虞未嘗有咨嗟之意及朕嗣承大統贊襄治理用濟斯民喻朕於道不懈益恭二十餘

年夷險一節朕篤不忘茲以已意創製蹇忠貞印一枚賜卿用藏於家傳之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顯榮於國者良不易致宜加保守朕之子孫亦知卿弼予於艱體朕愛卿之心以保爾子孫庶幾上下相安與國咸休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然績惟懋永終是圖欽哉勅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曰往者國家肇建兩京政務方殷朕膺監國之

命卿以翰林親臣兼職春坊留侍左右贊助庶務敷答章奏籌畫之際適中惟難朕恒以為慮尚賴卿一二臣僚同心合德徇國忘身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

來嘉猷入告于內期予于治以惠黎元正固無二簡在朕心茲以已意劄製楊貞一印一枚賜卿用藏于家傳之後世惟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惟艱思保守之惟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尚克交脩以成明良之譽欽哉

禮羣臣

○永樂七年十一月壬辰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命醫往視刑部侍郎張本疾初上以運軍需諸物赴行在者河小水澁運舟叢集阻滯不進特遣本沿河督視本躬勤蚤暮為方畧立程度行舟

皆通公私便之至是有言本疾

上曰本貞能視國事如家事為臣盡心如本難得命太醫院遣醫馳往視之仍賜本鈔五百貫及貂帽貂裘

○永樂八年四月庚戌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廣西總兵官都督同知韓觀以疾聞上曰觀在廣西久亦克盡心蠻夷畏服命太醫院遣醫往視仍遣行人牛肆問疾賜觀鈔二千貫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庚午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自古人君厚其臣必體其情而及其父母故後世有推恩封贈之典今武臣皆得封贈祖考文臣得者甚少

太祖

太宗之世既皆行之明著吏部職掌蓋褒善勸功勵人心於忠孝者在此其舉行之但毋越成憲濫及匪人耳

○十一月壬辰

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遇節皇親例賜鈔在廷文武股肱之臣朝夕相與可否機務而有故不宴者即同疎遠小臣皆給節鈔五貫殆非朕禮大臣之道汝識之繼今遇節不宴者凡任事之臣公侯伯都督尚書賜鈔一千貫侍郎五百貫

○洪熙元年正月壬辰

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朝廷臣在任久者今皆令其得誥勅者足為家鄉之榮然到家有養祭賓客之費往往還道里之費計其在官俸祿給日用外有餘皆之歸矣自今歸者皆賜鈔公侯伯一品二品賜鈔五千貫三品四千貫四品三千貫五品二千貫六品七品一千貫八品以下皆五百貫著為令

○二月戊午陞國子祭酒兼翰林院侍講胡儼為太子賓客仍兼祭酒命致事賜勅諭曰卿以文學事我太宗皇帝首居翰林繼輔朕春宮未幾陞掌監學先皇帝之寵儒者與儒者之遇

聖明皆至盛矣而卿居太學不數歲復召入翰林職史事效勞茲多朕嗣位以來篤念舊人而卿以疾不見者數

年昨因命卿侍皇太子講讀乃聞卿疾日增弗任厥勞
朕用憫然特進卿為太子賓客仍兼祭酒致事還鄉已
勅戶部免卿子孫雜泛差役待卿終身卿其端志坦懷
以率鄉里優游桑梓以樂餘年用副朕始終禮待之意
欽哉

· 褒贈

○ 洪熙元年三月壬申

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趾陷于賊不屈
而死禮官不言婦人盡節於夫有旌褒之典况大臣捐
軀為國何可不加褒卹其贈儁為太子少傅令翰林定
謚遣人祭之翰林奏謚儁節愍

上歎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
身為大臣惟阿順取容為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 甲戌初

上命禮部尚書呂震諭旨翰林定金忠等謚賀銀預焉大
學士楊士奇等覆奏

上曰此數人皆在

先朝盡心國事有德行重厚表裏一致者有洊歷艱難始
終一心者必旌褒之庶幾禮賢厚忠之道但朕意未嘗
及銀蓋銀之勞可贈官而行不應美謚如加銀惡謚又
過不若無謚人不得議古人制謚正為定論美惡以示
至公卿等宜盡心

明刑

○永樂七年六月甲辰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刑科右給事中耿通等劾啓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及監察御史袁綱覃珩朋比蒙蔽誣構善良陷之死地綱珩已下獄瑛為長官不宜獨宥請并治之初瑛言兵部武庫主事李貞受皂隸葉轉等四人銀各四兩請下貞獄

上曰貧賤乃為皂隸亦有銀致賂耶無罪者勿枉其審實行之數日貞妻擊登聞鼓陳訴御史遣獄吏至家傳夫之言索首飾銀納贓而索甚急自念夫志守廉潔且家陝西素貧而今始仕未嘗有餘貲製銀首飾也乞為辦理

上曰此寃獄也吾初固已不信必出法司鍛鍊命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會六部大臣於詹事府審之義等坐府中自辰至午追貞等不至至者惟皂隸葉轉已榜掠不勝詢貞等不至之故轉曰貞及皂隸三人皆笞死三日矣問貞未死時承伏受銀否曰惟不承伏故備極楚毒以死曰爾以何罪曰御史誣轉等以銀賂貞得早遣就役轉四人皆貧民何自有銀賂貞如有銀當賂縣吏不遣為隸京師矣問事之所起轉言在獄時聞貞云袁覃兩御史嘗俱至兵部索皂隸貞粹未有應之御史適見遣轉等四人就役遂詐為風聞以興此獄彼三人者已啣寃同貞死轉雖不死去死一間耳言已悲慟

號寃義等以聞

上召綱珩面詰之皆承伏於是通等拜劾瑛罪

上曰瑛大臣蓋為下所欺不能覺察耳姑置之綱珩敢縱私殺人其械擊之并具其罪狀詣行在奏請誅之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庚申

上為皇太子戶部言廣東雷州府九月颶風暴雨遂溪海康二縣壞廬舍千六百餘間田禾八百三十八頃民溺死千六百餘人府縣匿不以聞

上曰守令民之父母不恤其患又不以聞是豈有人心令御史按視鞠治

○永樂十四年七月甲寅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刑科給事中李能劾啓河南布政司左叅議王徵巡視民瘼所至恣貪酷杖殺新鄭等縣吏民數人請治其罪

上曰巡視民瘼求以恤人乃縱私殺人罪奚可容命都察院追鞠之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戊申通政使司引興化縣民奏知縣李遜苛刻苦民且有子貪黷不可堪錄其贓有金銀數百兩錦綺數百疋他物稱是皆赦後所犯併執以聞上命付都察院鞠之諭都御史劉觀曰朝廷擇守令使養民乃厲民如此父為之不足又縱其子民何以堪且赦後不改是終不改矣必論之如律又曰近年人情放肆

行犯法者恃有罰工作之令故有財者悉得倖免自今凡有罪者死生輕重一斷如律庶幾有所懲勸

○十二月丁未鎮守遼東武進伯朱榮奏千戶劉彪等七人當備禦遼東或逗遛不發或中路逃歸命逮至

上諭彪等曰國家平時養將士正望宣力効勞臣之事君當朝受命夕就道今受命備禦邊境非有赴湯蹈火之難乃怯避不行使將士皆如此國家不復使人耶命都察院錦衣衛官曰有罪不誅無以示懲即械送遼東令榮集諸軍斬以徇其中有訴嘗從征被傷未愈及病未能行者

上命刑部訊之且諭之曰有罪不可不誅無罪不可濫誅

必得其實耳

○洪熙元年五月壬申湖廣淑浦縣民告里人謀反命監察御史陳紹夔往按無狀還奏

上曰反叛極惡是欲枉人於族命誅告者

卹刑

○永樂二十二年五月戊子

上為皇太子監國謂刑部都察院臣曰軍民詞訟自下而上陳告已有定律今頑民動輒赴京赴訴及逮問十率五六一不實雖平民終無罪然道路往還數千里不耐辛苦而死者多矣今後所告非重事悉發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理問無干涉者就遣寧家有罪者送赴京

○十月丁巳大理寺奏決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為德卿等理刑宜替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傷國家之和氣昔法吏有於死獄求生道者天有顯報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卿等勉之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前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煅煉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留意甘為酷吏而無愧自今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往同審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遂命三法司今後審決重囚必會三學士同審

○十二月庚戌刑部尚書金純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等奏刑名畢

上諭之曰朕於刑法未嘗敢以喜怒增損卿等鞠獄之際亦當虚心聽察量其情實有罪不可幸免無罪不可濫刑持法明信則人有所畏而不敢犯若不明其情而任已輕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冤抱恨者朕之所惡卿等其以為戒卿等皆國大臣非獨自己當存矜獄之心如朕一時過於疾惡處法失中卿等更須執正毋以乖迂為慮朕不難於從善也

○洪熙元年三月辛未朔勅三法司曰人命至重卿等宜體上帝好生之德明慎用刑不可輕忽務得實情毋深

皇明實錄 卷之二
文羅織以逞功能大理職當詳審不可徧徇及畏懼勢
要遷合附會以致枉濫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其
敬慎之

○已丑詔天下曰朕恭承大統為天下生民之主惟我

皇祖

皇考受民之仁祇率不急旦夕思念人命甚重哀矜度獄
惓惓在懷夫刑以禁暴止邪道民於善豈專務誅殺哉
故律令之制善善長而惡惡短罰之輕重咸適厥中顧
執法之吏不能皆平有虛飾其情傳致死罪而比附謬
妄尤甚枉人朕深憫之夫五刑之條莫甚大辟大辟之
施身首異處斯已極矣自今有犯死罪律該凌遲者依

律科決其餘死罪止於斬絞法司並勿傳會昧情失實
以致冤濫若朕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
刑者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
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為定制文武諸司自今
亦不縱肆暴酷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
加人宮刑絕人嗣續有自宮者以不孝論人之為非固
有父子不相為謀者肆虐舜為君罰弗及嗣文王之世
罪人不孥自今惟犯謀反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有犯
止坐本身毋一槩處以連坐之法古之盛時恒採民言
用資戒警今凶險之徒徃徃摭拾誣為誅謗法吏深刻
鍛煉成獄刑之失中民則無措今後但有告誅謗者一

皇明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世宗
切勿治爾中外文武羣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天愛人
務從寬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有或違者必罰
不貸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宥過

○永樂八年二月甲辰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廣德州知州楊翰以公事稽程被
逮州民耆老二百餘人詣闕言翰善於撫字百姓賴之
乞貸罪還職

上曰有耆老二百餘人言其善必有及民之政矣稽緩公
事小過可恕也遂遣行人齎書就道諭之復職仍賜鈔
三百貫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亥遣使齎勅諭元良哈官民曰
皇考太宗皇帝賓

天朕已欽奉

天命繼承大位主宰天下凡四方萬國之人罪無大小悉
已赦宥若元良哈官民能敬順

天道許令改過自新仍前朝貢聽往來自在生理

上因諭侍臣曰彼有過而不宥之既無所容必為邊患吾
不吝屈以安百姓

○洪熙元年二月辛丑勅諭千戶楊木答兀等曰爾等歸
順朝廷久効勞勤前因都指揮王雄非理虐害遂生疑
懼挈家逃逸我

皇考太宗皇帝體

上天好生之心遣指揮金聲齋勅往諭寬宥前過爾等亦能悔過伏罪即差人陳悃謝恩今朕繼承大位主宰天下一民失所時予之責故凡有罪者咸赦宥之今安生樂業獨爾等尚棲棲在外未抵寧居朕甚憫之蓋爾等前過迫於一時所不得已朕已洞燭爾心今再遣金聲齋勅往諭其體朕意即同金聲來朝復爾等官職仍回本土安其生業永享太平勿復懷疑以失事機

懷遠人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辛丑加忠勇王金忠太子太保二俸俱支

上諭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曰朕嗣位以來文武大臣皆有進職此人在列不無希覲之意亦宜有以慰安其心義對曰漢北歸附之人居京師者甚衆今皆瞻望朝廷待此人如何雖賜賚已厚然名爵亦宜略示優待此懷遠之道

上曰然其他職名渠所不諳虜人所諳者惟三師為重可與太子太保但不令預職事爾

○洪熙元年二月辛丑朔遣中官柴山齋勅往琉球國命故中山王思紹世子尚巴志嗣中山王勅曰昔我皇考太宗文皇帝躬膺

天命統御萬方恩施均一遠邇歸仁爾父聰明賢達茂篤

忠誠敬

天事大益久弗懈我

皇考良用褒嘉今朕續承大統念爾父沒已久爾其嫡子宜俾承續特命爾嗣琉球國中山王爾尚立孝立忠恪守藩服修德務善以福國人斯爵祿之榮延於無窮尚其祇承無怠無忽仍賜尚巴志冠帶襲衣文綺

○三月壬辰勅鎮守河州都指揮劉昭及河州必里泚州西寧罕東涼州諸衛比歲邊人勤勞艱苦朕夙夜在念圖存恤之其洪熙二年各番簇該納差發馬俱且停止俟洪熙六年如舊徵收爾等其加意撫綏毋或擾害以副朕憂憫邊人之心欽哉

洪熙二卷終

宣宗章皇帝寶訓序

朕惟古昔聖帝明王之御天下其功德隆盛凡命令告誡之辭皆有以垂世立教若堯舜禹湯文武典謨訓誥之言炳然如日星之麗天千萬世所共仰也洪惟我

皇考宣宗皇帝讚承

列聖尊居大寶德化之盛萬方清寧爰暨

祇嗣洪業永惟帝王之孝莫先於丕顯

先德爰勅儒臣編纂實錄

神功聖烈備載不遺又輯

聖言之諄切者總若干條分類為十二卷題曰寶訓用朝

夕臨覽省嗚呼我

皇明寶訓 宣德序
皇考兼文武之資備中和之德緝熙聖學剛健不息是以
一令之頒一言之出皆藹然道德仁義之懿上足以擬
美典謨訓誥者也 朕方遜志務學思迪大猷周書曰
敬明乃訓用奉若干先王詩曰於乎皇王維序思不忘
教不倦惓惓服膺用圖無忝謹序諸篇端以自勵云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目錄

○卷之一

敬天

聖孝

聖學

英武

謙德

節儉

寬仁

明斷

儆戒

監成憲

論治道

○卷之二

嚴祀禮

納諫

求言

教太子

睦親

戒飭諸王

正風化

謹名分

重名爵

推誠

惇信

防微

繼絕

仁政

勤民

安民

重農

恤民

惜民力

謹財用

○卷之三

寬賦

弛利

崇儒

興學

育人材

求賢

任官

用人

惜才

嚴選舉

重守令

禮羣臣

諭臣下

戒飭臣下

勵風紀

恤舊勞

○卷之四

備荒

恤災異

抑祥瑞

武備

馬政

備邊

任將帥

諭將帥

恤將士

保全功臣

錄勲臣子弟

厚勲戚

明賞罰

賞功

褒忠節

體羣臣

○卷之五

審刑罰

恤刑

正法

寬宥

辨邪正

斥姦佞

退不肖

抑僥倖

卻貢獻

屏異端

懷遠人

馭夷狄

中書平

中書平

中書平

寶齊

寶齊

寶齊

審問

審問

審問

○卷之五

審問

審問

審問

即賞

即賞

即賞

宗全

宗全

宗全

宗全

宗全

宗全

左衛

左衛

左衛

簡

簡

簡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敬天

○宣德元年正月甲辰以天祀

天地

上致齋武英殿命禮部太常習禮殿上

上觀之既諭尚書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曰祭享之禮

莫嚴於此朕承大統躬祀

天地為天下蒼生祈福不敢不敬卿等亦宜秉誠相朕庶
幾感通之道義等皆叩首而退

○三月乙巳灤縣民充郊壇戶者有司責令養官牛又俾
充遞運夫民訴于朝

上謂侍臣曰國家重祭祀而郊祀最重舊制郊壇戶悉免
他役者慮其不能專有司不知所重不恤民難可責也
姑宥之遂命行在禮部申明郊壇戶免雜役之令

○九月庚戌行在太常寺奏

天地壇每歲皆自十月撥軍掃除今已及時

上曰

祖宗故事

天地故立法如此朕念謹守成憲卿等亦當恭體此心
親臨視務令潔淨

○宣德八年正月丙寅

車駕詣

郊壇自

祖宗以來皆朝百官後乃行至是

上先日諭禮官明旦早行不視朝既至南郊躬詣神厨凡
諸祭物一一閱視召太常寺官諭之曰祭物固應精潔
典祭之官皆以虔誠為本宜秉寅清以率百執事分毫
無慢庶幾神明有歆享之道晚御齋宮旗手衛奏請暮
夜如故事放烟火不從顧謂侍臣曰朕早來不視朝之

故蓋一心對越無暇他及今又暇觀烟火乎是晚陰雲
四合至夕雨雪行禮之際雲歛風靜星月朗霽天氣融
和助祭執事成中禮度

上大悅

聖孝

○洪熙元年六月丙寅禮部尚書呂震奏

大行皇帝喪禮請依遺詔二十七日而除自七月初一日
為始

上服淺淡色衣於奉天門視事

上曰固是遺詔然朕心何能忍古人云雖加一日愈於已
初一日仍素服坐西角門不鳴鐘鼓待漏百日再議

○八月甲申遣鄭王瞻埈還南京謁

孝陵

上謂之曰

太祖高皇帝開創鴻業以遺子孫陵寢所在如何能忘今
即位之初政務所係不遑躬謁汝其代行其灑掃有弗
虔封樹有弗勤周衛有弗備皆嚴飭之必恭必慎以稱
予意

○九月壬寅葬

獻陵先是

仁宗皇帝賓天

上命有司擇葬地得吉兆於天壽山之陽召尚書蹇義夏

原吉等諭之曰國家以四海之富葬其親豈惜勞費然古之聖帝明王皆從儉制凡孝子思保其親之體魄於永久者亦不欲厚葬秦漢厚葬之患足為明戒况皇考遺詔務從儉約天下所共知今建山陵予以為宜遵先志卿等之意如何義等對曰

聖見高遠發於孝誠萬世之利於是命成山侯王通工部尚書黃福總其事其制度皆

上所規畫三月告成至是葬其山周正圓厚岡巒拱揖川源逶迤與

長陵相比云

○宣德元年二月乙酉初

上謂侍臣曰朕自幼鍾愛於

皇祖未嘗一日不侍左右弘謨偉畧隨事訓教

皇祖妣同歷艱難弼成國家撫育朕躬慈愛備至我

皇考德紹

先烈仁覆蒼生不期年而遽上賓劬勞之慟終身先

山陵在望霜露之感尤切將以清明日展謁至是

車駕啟行丙戌

車駕至

天壽山

上遙望

二陵松栢鬱茂因嗚咽流涕詣

皇明實錄 宣德 卷一
陵行謁祭禮不勝哀慟左右亦皆感泣

○五月乙巳

仁宗皇帝小祥

上躬祀凡筵出御奉天門謂侍臣曰

皇考聖仁愛民如子方為國家培固基本以遺子孫而遽
上賓傳之於朕今及小祥豈勝哀感因嗚咽流涕

○宣德三年二月丁卯

上奉

皇太后遊西苑自

上即大位尊事

皇太后極其孝敬每旦暮謁西宮朝謁愉色奉承惟恐弗

及

皇太后慈仁隆至每見

上則忻然從容詢及政事及所平決

上敷陳明達

皇太后喜動顏色凡軍國大政必稟命而行四方貢獻雖
瓜果之物必先以奉

皇太后

皇太后或時召

上雖有急務必促駕而往至是恭請

皇太后遊西苑皇后皇妃皆侍行

上親掖

皇太后與登萬壽山奉觴上壽獻詩頌
聖德

皇太后悅酌酒賜

上且諭曰今天下無事吾母子得同此樂皆

天與

祖宗之賜也天下百姓皆

天與

祖宗之赤子為人君但在保安百姓使不至於飢寒則吾

母子斯樂可永遠矣

上拜稽首曰謹受教是日甚樂將晚

上及皇后皇妃送

皇太后還宮

○九月癸亥

上巡邊大敗虜寇駐蹕鐵將軍店遣諸將索虜巢穴未至

以孟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師群臣有言宜少俟諸

將廟享之期如迫請勅一親王代行禮

上曰事

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必不可待

有如諸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必以明日班師

○宣德五年二月庚辰

萬壽聖節

上詣

皇明實記 卷一
奉先殿行禮

皇太后前上 出御正朝受賀諭文武群臣曰朕初度之早上念劬勞大德允切於心幸侍

聖母皇太后洪福萬年每當茲晨奉觴拜慶伸婉愉之誠致天倫之樂必在從容以愜所志爾文武群臣應宴者悉於光祿寺給宴物自今悉准此例

○癸巳

上以清明節近召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等諭之曰

皇太后聖心篤念

祖宗朝夕弗寘每諭朕曰

祖宗之鴻業惟勤負荷

祖宗之成憲惟敬遵承朕不敢怠忽昔漢明帝奉太后陵著於史冊今朕將奉

皇太后謁

長陵

獻陵庶少慰

聖心禮歟義等對曰

皇太后聖孝

陛下敬承之天理人心之正也

上以聞於

皇太后

皇明實記

卷一

皇太后曰是吾心也遂命欽天監擇日勅五軍嚴備有司供具越二日

上躬橐鞬騎導

皇太后輦至清河橋下騎扶輦既渡橋

上復乘騎時畿甸之民迎拜夾道瞻望感悅山呼之聲震動林野是日

駐驛沙河

上侍

皇太后膳退召義士奇等諭之曰

母后天性至孝今日朕隨侍於道中指

天壽山言此下即

二陵所在

母后望之感愴今日天氣清和人心歡悅亦是

母后誠孝所感義等對曰

太后聖孝

陛下奉承之足以感格天人既而

上惻然曰朕昔侍

皇祖徃來兩京每令朕過農家問其疾苦蓋欲知稼穡之

艱難自嗣位以來凡昔

皇祖教詔之言未嘗敢忘今出都門望村落居民及其田

作追思徃事愴戚之情自不能抑義等對曰

陛下聖孝久而不忘

皇月齊州

宣德一卷

皇明實錄卷之八十一
祖宗在天之靈應當永佑丙申

車駕至陵下

上易淺淡服先詣謁

陵畢徘徊陵下召學士楊士奇楊榮等曰

皇祖嘗言古帝王陵寢有崇奢麗及藏寶玉者皆無遠慮

吾子孫宜戒之不可蹈也此語朕恒記憶不忘今所建

寢殿皆

皇祖當時規畫不敢有增益又曰

皇考遺詔山陵務從儉約蓋平日仁民愛物之心不忘於

彌留之際朕不敢違越士奇等對曰

陛下欽承

先訓此聖孝之大者

○宣德六年二月乙巳召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尚

書胡濙至文華後殿諭之曰昨日恭侍

太后進壽觴

太后甚懽朕及暮還宮不覺亦醉既覺而思仰荷

上天眷祐

祖宗慶澤

聖母之訓教今田穀屢豐天下粗安得朝夕侍奉

聖慈遂天倫之樂可謂幸矣又念國事賴卿等旦夕同心

協慮遂出御製詩賜義等并賜特宴云

○十一月壬戌朔以御製述祖德詩賜少傅楊士奇等諭

之曰朕念我

仁祖積德累善篤生

太祖皇帝維天立極創業垂統

太宗皇帝汛掃姦回再安

宗社我

皇考仁宗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大位夙夜
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
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觀覽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
命令以刻石特賜卿等摹本卿等亦當思我
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之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與
享榮利士奇等稽首受賜

聖學

○宣德二年三月巳酉

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講孟子離婁章畢

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
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講臣對曰太公以救
民為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為重

上曰然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為天下
生民計也

○宣德三年二月癸酉

上退朝御文華殿翰林儒臣講舜典竟

上曰觀二典三謨則知萬世君臣為治之道不出乎此曆

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天道以明平治水土奠高
山大川分別九州任土作貢地道以成克明峻德以至
協和萬邦人道以建九官十二牧所掌禮樂刑政及養
民之道後世建官繁簡雖不同大要不出乎此當時君
臣都俞吁咈更相告戒用圖治功氣象藹然何後世之
不能及也講臣對曰明良相逢故其治化之盛如此
上曰是蓋天生聖人為後世法程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使
人知有堯舜誠所謂萬世帝王之師也

○十月庚寅翰林儒臣進講春秋竟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
法度日隳廢亂臣賊子接迹而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皆

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為本孟子乃以王天下
下勸齊梁之君何也侍臣對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
下猶知尊周孟子之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矣
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為天下生民之計孟子時不有王者
興何以解生民之塗炭遂賜講臣坐命左右賜菓茗

○宣德四年四月甲申

上退朝御便殿與儒臣論史因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
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皆在位久

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費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
有貞觀之風久而恣慾踈忠任邪遂致禍亂竄身失國
武帝猶為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慾心生則闇武

帝以田千秋為賢玄宗以李林甫為賢此亂治所由異也
○宣德八年四月丁亥

上御奉天門視朝罷顧謂少傅楊士奇楊榮曰朕在宮中
無事時偶有真趣則賦一詩自適不然則取書籍玩味
亦得胸次開豁故所在皆置書籍及楮筆之類今修葺
廣寒清暑二殿及西瓊島欲於各處皆置書籍卿二人
可於館閣中擇能書者數十人取五經四書及說苑之
類每書各錄數本分貯其中以備覽閱

○七月戊寅

上與侍臣論漢高帝唐太宗皆開創之主侍臣有盛稱太
宗英武過高帝者

上曰太宗才勝高帝義勝高帝不事詩書而大義瞭然太
宗文雅足稱而大義未明

○宣德九年十二月辛酉

上退朝御文華後殿召少傅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
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宜直言勿
隱士奇等對曰

聖論皆當真得古人精蘊

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曰帝王勤學問
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

陛下始終此心

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朕不為忤

英武

○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朔漢王高煦反

上親征之命太師英國公張輔曰今朕親督師一切機務卿其相朕輔對曰高煦徒懷不臣之心而素怯懦且今所擁悉非能戰之人願假臣二萬卒保為

陛下擒之不足仰煩

至尊

上曰朕任卿一人足以擒賊但新即位小人尚有懷二心者亦當有以懾服之朕行決矣分遣諸將嚴各城守備中外戒嚴下令京城搜索高煦所遣奸細許自首免罪給賞勅各處守帥以兵從征庚辰

車駕至盩山陽武侯薛祿等馳奏前軍已至樂安城下
約以明日出戰

上令大軍蓐食兼行尚書蹇義夏原吉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等進曰軍臨敵境尤宜慎重古云師行日三十里况萬乘親征兼行非所宜也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等亦進曰前軍已至樂安彼知大軍在後或設伏林莽間伺我不虞况百里趨利兵法所忌請少駐兵廣哨望而後進

上曰兵貴神速我師直抵其城下則彼為阱中虎耳雖有爪牙將安施乎况彼以反為名烏合之衆人懷疑貳聞大軍至兇兇為計不暇又豈能設伏禦我乎卿等無過

慮也遂行辛巳昧爽抵樂安城下壬午高煦就擒
○宣德三年九月辛亥

上巡邊至石門驛喜峰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之寇萬
眾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

上覽奏曰天遣此寇投死耳召諸將諭之曰孽虜無能為
也今須擒之不可縱也然此出喜峰口路陘且險單騎
可行若大軍並進慮緩事機先以鐵騎三千進出其不
意禽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

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辦擒賊遂決策親
征乙卯

車駕出喜峰口明日昧爽至寬河距雷營二十里虜望見

軍以為成邊之兵即悉眾戰

上命分鐵騎為兩翼夾攻之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
飛矢如雨射虜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死
者大半饋悉潰走大獲其生口駝馬牛羊輜重

謙德

○宣德三年九月庚午

上巡邊還至三河縣在京諸王及文武衙門各遣官進平
胡表至

上覽表竟以示近臣曰稱道過矣朕於虜寇初不過嚴備
之耳豈有意誅剿之而虜不悛其惡朕安得坐視民患
而不救至於誅之擒之皆

天與

祖宗之祐將士之用命朕何與力焉

○十月辛巳直隸常州府進私米且言今歲雨暘順調田穀茂盛

上謂尚書胡濙曰今年各處多奏水災深慮百姓艱食常州獨言豐熟頗慰朕心濙對曰

陛下愛民常願豐稔聖心所欲天必從之

上曰天果從之豈有他處水潦之患亦是為善未至不能格天也自今朕與卿等更當勉之

○宣德四年二月己丑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一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請上表賀

御批荅曰祇敬

祖宗恭養

聖母皆職分當然何德之有感瑞之云良增慚愧朕夙夜祇念

祖宗付託之重懼弗勝負荷惟賴爾文武群臣同心同德贊輔不逮溢美虛詞非所樂聞其止勿賀

○宣德五年七月戊申四川茂州守臣進瑞麥有一莖三穗五穗者時

太廟之側產嘉禾有一莖四五穗至六七穗者禮部臣請表賀

上曰瑞麥嘉禾固是豐年之慶但朕以菲德居位且比來

宣德一
卷
十五
四方屢奏水旱可言賀耶然產於

太廟側實

天與

祖宗神靈之所敷佑昔周人貽我年來之詩必歸於先公之德

上帝之命朕何德以致此其勿賀

○閏十二月戊戌行在欽天監奏含譽星見群臣上表稱賀賀畢

上諭群臣曰表辭稱道過實朕甚愧之今海內粗安皆由天地

宗廟垂祐

聖母皇太后訓教及群臣匡輔所致朕何德也書曰儆戒無虞詩曰夙夜敬止朕及卿等相與飭勵固有怠心庶幾共保福祿於永遠

○宣德七年八月辛丑陝西永壽等縣獻嘉禾有同本三莖或五莖莖十數穗穗一尺有餘者有同本十九莖或二十莖莖十餘穗又多至數十穗者又有一莖五歧六歧或一節一歧者

上覽之謂群臣曰諸物不足為瑞穀以養民今蕃異如此可以為瑞是日又有獻嘉瓜者尚書胡濙言瓜連理而生有瓜瓠綿遠之兆二者皆禎祥請奉表賀

上不許曰嘉禾瑞瓜雖年豐物阜之應皆

天地

宗廟之所垂祐朕何德以致之夙夜內省有歎多矣其止勿賀

節儉

○洪熙元年八月庚午行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千匹請下蘇杭等府織

上曰供應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尚書吳中等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為言卿等其體此意

○十月壬子行在工部奏製造御用膳亭及器皿所用物料不足請買於民間

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之以此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當從朴素不須華靡而物料就庫藏中給用不必買於民

○宣德元年二月庚辰司苑局言種蔬上供當用藟稽三千束蘆葦蒲五千餘束例於順天府取給

上曰內用蔬菜幾何而取於民如此可三分減二顧謂侍臣曰大禹惡衣菲食惟恐奉養之過勞民費財朕安可以園蔬重勞費百姓

○宣德二年八月壬申行在戶部奏光祿寺明年所用廚料請如例買之民間

上曰光祿供祭祀賓客之費固不可缺然與其多取于民

莫若儉以足用卿等宜斟酌樽節不可過中

○宣德三年四月辛酉行在戶部奏內府供用庫歲用香蠟銀硃等物凡三萬餘斤當下郡縣支官錢買辦

上曰所買太多所用太侈其會計可省者省之且聞買物支官錢近時為有司尅減屢有告訐者必令從公毋蹈前弊

寬仁

○洪熙元年十月乙巳陝西行都司土官都指揮同知李英至京進所獲安定番童一十五人

上謂兵部臣曰番人作過不得已征之得其首惡足矣童子何罪即遣還本土無父母可依者付各衛令善養之

○宣德元年八月

上親征樂安州癸未

駐蹕城南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今高輿就擒與之同謀者數人罪不可赦其餘軍民被脇從者一切不問其榜諭安業勿有疑畏仍命陽武侯薛祿兵部尚書張本及御史給事中等官撫安軍民

上諭之曰今罪人已得除同謀首惡外其餘一切不問民有兵器者令送官免罪

○宣德七年三月乙酉廣西總兵官都督山雲奏斬獲廣西桂平等縣蠻寇覃公專等首級之數

皇明宣統 宣德 卷一 十八
上顧尚書許廓曰蠻夷害我良民譬之蝨賊害稼不可不
去然殺之過多亦所不忍廓對曰兵以誅有罪彼皆自
取滅亡非朝廷有意殺之

上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今雖殺賊官軍亦豈得無損朕之
意但欲兩全之庶幾不愧天也

○六月甲午

上諭三法司官曰今天氣炎熱見繫罪囚宜速決遣輕罪
有例者皆如例情重者具實奏聞復命法司凡強盜病
死獄中但驗實勿斬首先是強盜死者例悉斬首至是
上憫之以強盜罪惡當斬戮死人則太過故罷之
明斷

○洪熙元年夏

上奉

命往南京

仁宗皇帝不豫馳書召

上即日就道時南京頗傳言

仁宗上賓臣下未敢以聞但言茲正戒嚴之時宜整兵衛

而後行或勸

上從間道行

上曰

君父在上天下歸心豈有他虞且予始至遽還非衆所測况
君父召豈可稍遲遂由驛道還北京

○六月壬寅

上自南京還京城以

仁宗皇帝上賓戒嚴已久

上至之明日召英國公張輔諭之曰山陵之期尚遠今天氣炎熱戒嚴甚久將士煩勞其悉撤之輔等對曰殿下未正大位軍衛未可撤

上曰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

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遂即日解嚴

○宣德元年三月己亥行在戶部言駙馬都尉宋瑛奏求白河邊廢地牧馬其中間有民田四十七頃

上曰人與馬孰重此輩生長富貴恃恩恣肆豈知輕重頃

遣人覆勘如果皆是廢地與之但有民田勿與

○宣德元年八月癸酉

駐蹕冰河鋪顧謂侍臣曰朕待諸王皆厚至如漢王以其皇考至親待之尤厚何為而反邪侍臣對曰彼蓄反心非一日非恩德所能馴者

上曰試與卿等商之彼計今將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以為巢穴或曰彼往時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

上曰以朕計之不然濟南雖近攻之未易下况大將軍至彼何暇攻城彼所集土民及護衛軍父母妻子皆在樂安肯棄之走南京乎且高煦臨事狐疑不決外為誇詐

中心實怯今敢猖狂為此一則輕朕年少且新立衆心未附二則料朕不能親出必遣將來討彼得以危言厚利誘之以僥倖成事今朕親征其新聚之衆已膽落又敢出戰乎况天下無事無故弄兵以毒生靈

天地

祖宗豈容之大軍一至即成擒矣

○宣德四年三月壬子行在都察院奏山海衛指揮趙忠領軍備禦開平欽軍財行賂求回原籍而私有其半事發當降用今所領軍以忠能恤下告乞復其職上曰彼能恤下曷為科欽而私有其半此必以賄求之朝廷賞罰至公有罪不懲何以令衆小人敢以私情撓公

法和不聽

○四月戊戌

上御奉天門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曰昨會寧伯李英言西寧衛舊選隨駕官軍五百人請於內撥五十人赴京隨從滿歲而更朕思所選五百人蓋是

太宗皇帝征沙漠時所用今京師侍衛自有親軍何必外求其意蓋欲自隨非為國家計也舊制在京公侯伯皆無官軍隨從之例豈可以變

祖宗之法英言不可聽

○九月壬戌遼東總兵官都督巫凱以哥吉河衛指揮禿能哥等入境剽掠送京師法司訊之禿能哥等云初入

境求貿易耳實非剽掠

上曰此或實情剽掠則當有兵器命釋之

○十二月己卯臨洮衛指揮李敬千戶王瑀嘗與臨洮府推官許壘同捕強賊敬瑀畏賊退縮解鎧甲腰刀付民丁赴闕民丁奮鬪直前皆有擒獲壘嘗奏之敬等聞之懼得罪遂誣府官受賕事

上命陝西按察司逮問且諭都察院臣曰其令按察司必明虛實不可枉人已而語侍臣曰此必指揮誣府官忿府官前所奏也武臣國之爪牙一有調發當奮不顧身今遇小寇輒畏縮設遇大敵豈能奮勇成功乎

○宣德五年四月戊寅初監察御史李驥巡通州倉遇軍

斗高祥等盜糧執而鞠之祥父妄告祥同張貴等
驥受貴等白金縱之不問而獨問祥行在刑部論驥校
罪驥上章訴寃

上曰御史既擒盜豈有受賂之理若其受賂即此事泯滅不發安肯尚存事端命尚書侍郎都御史等官同訊之驥實寃但應奏不奏當杖

上曰既實寃併免杖令復職因諭刑部侍郎施禮等曰人命至重爾等論刑何為不詳慎驥不自言幾於寃死後將何以使之禮等頓首謝

○五月戊辰豹坊勇士奏與民分居

上曰勇士在京師皆十餘年安得今尚無居此必民居寬

好欲舍而就彼民艱難作一居爾徒欲得之民何罪爾何功錦衣衛指揮王節奏此人今有居在城中上怒命杖之一百以百斤枷號令警眾

○宣德六年二月己未上元縣人王拜住年十四為陳氏養子其父死生母貧行乞於途拜住遇之哀哭不告養母以情訴於官乞歸養生母養母聞之訟其詈已刑部論拜住死罪

上曰彼年十四依陳氏養母之恩豈能踰生母遇生母行乞而不動心是禽獸也今歸養生母但失於不告養母耳可杖之二母皆令終養

○六月庚子先是直隸定興縣民王林子鑰定輸草虛買

上曰警者能輸草乎更詳審之勿使無辜受枉姦慝倖免遂下刑部再問林警實鑰定冒父名代輸用白金綺賂收草千戶張敬虛收至是覆奏

上以刑部大理寺堂上官治獄不謹姑宥其罪而罰刑部四川司并大理寺左寺官俸三月

○九月丁卯浙江都指揮許亨言海寧等衛軍告本管官人命等事牽連至百餘人及追逮鞫問而原告皆逃被告淹滯年久者多

上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此不難知蓋小人始造誣詞及

當質對恐露實情則必反坐故逃匿不與之辨意使困滯以快其私此小人之尤者其令放遣被告各還職役而嚴督追捕俟捕至與別白是非苟有誣罔不可輕恕
○宣德八年正月甲戌常州府知府莫愚朝覲至京有府吏告愚受賕等事愚亦言此吏嘗盜用府印及犯他罪論徒而逃所告臣事皆誣請與質對

上諭行在刑部臣曰朕選用郡守責其除姦可使為姦人反噬即杖吏一百發赤城充軍令愚復任

○宣德九年八月戊申遼東都指揮黃順王祥張榮等五人赴任至薊州分宿民家榮酒醉自刎死榮弟永等報順順與祥等疑其事擒永遣人械送行在刑部

永憾順擒已遂誣順殺榮逮順至論謀殺重罪順妻訴冤枉法司久未決

上曰順何有惡於榮且何所圖之遣御史張聰詣薊州榮等止宿處復實其所舍之家皆言榮畏往遼東守邊坐卧口語不已晚因醉遂自刎實非殺死聰還奏

上曰朕固疑非順所謀苟不審察其冤曷伸今得實矣即釋順還職併榮弟釋之

儆戒

○宣德三年十月戊戌大雪

上喜謂侍臣曰今年四方多言水旱生民艱食朕恒為憂惟冀

天地垂祐雨暘及時庶豐稔可望今冬初即見雪其來歲有秋之兆乎然欲昭格

天心朕當日加兢惕因賦雪詩以志不忘

○宣德五年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以為即同不食請率群臣上表賀

上不許勅群臣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邪而後當食不食朕以菲德嗣承

祖宗大統政理未洽民生未遂上累三光祇懼惟甚可比於是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

而然歟况離明照四方陰雲所蔽有限京師不見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貶歟朕尚圖修省以仰天意尚賴爾群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

○十二月庚辰朝罷

上示群臣喜雪之詩復賜賞雪宴盖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上喜而成詩群臣遂進和章

上視閱視擇其有警戒語者別錄而為之序其中有曰冬雪消毒沴殄遺蝗滋茂宿麥迨冬不雪民心則憂民之憂朕之憂也乃十二月己卯之夕大雪盈尺徧于遠迹民心以喜民之喜朕之喜也又曰古之明君未嘗因一事之順適而忘致警于其德其臣亦未嘗因一事之順

適而忘致警于其君唐虞三代皆然也又曰朕以涼薄之德嗣

祖宗大業為天下生民主恒懼不克負荷而所望于群臣戒警輔翼者惟日不足今是詩之副予所望者裁十一二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朕安得不表章之以朝夕自益哉

○宣德七年七月庚辰

上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而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為賦詩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

監成憲

○永樂八年春

太宗皇帝親征北虜命

上留守北京以尚書夏原吉贊輔時諸司政務填委且師行之際調度輓運事煩左右有言艱大者

上曰

祖宗悉有成法惟遵行之耳

○洪熙元年六月丁巳主事陳良建言武職亦須考覈黜陟上諭行在兵部臣曰軍職以功為秩次子孫承襲者試弓馬有罪者論功定議

祖宗成憲如此毋庸他言

○宣德元年五月甲午朔

上聽政罷御左順門語侍臣曰朕祇奉

祖宗成憲所以諸司事有疑碍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

皇曾祖肇建國家

皇祖

皇考相承法制詳備况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

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至敗亡

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雖至

傳人可也此誠確論

宣德元年九月丙午

上語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昨四川龍州奏地連生番近

攻劫蓋緣州治勢輕請陞為宣慰使司築城置軍鎮守

庶幾民得安業已令卿等議今思之龍州開治歷年久

矣生番接境自昔已然近日之事蓋因失於防慎若能

覺察豈致踈虞且彼土人若有征調聚則為兵散則為

民豈不自便今欲編集入伍蠻性未必樂從

祖宗建置已定惟當謹守彼蓋乘勢要求若使得志邊方

小人必將倣效生事造端不可不慎今但須遵守舊章

不必更議

○宣德三年四月丙寅

上朝罷謂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等曰朕近著一論

以曹叅為說卿等試觀之論曰漢世賢相稱蕭何曹叅何之相業著矣叅惟守何之法以清靜寧民後世謂之以為不事事朕意不然嗣世之君當守祖法為輔相者固當清靜處之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叅親見秦政紛更以亂天下又親見高祖立國之不易則以鎮靜輔嗣君固老成之士也觀其居齊用蓋公清靜民自定之言及屬後相無擾獄市至為相務掩人細過擇謹厚長者為丞相史吏刻薄者輒斥去此其意固有在豈誠耽於酒而塊然不事者哉吾固曰叅國之老成人也後世有老成如李沆相宋真宗務守祖法不變一切浮薄新進喜事之人不用君子

論宋名相得大體者推李沆第一則亦叅之心也有不為叅者如王安石呂惠卿輩相神宗以弊天下之人其效可見矣嗟乎安石輩動引經誼述三代非叅所能與也然國家用叅未至乎病民叅其未可深誚哉士奇等觀畢

上問曰卿等以為何如士奇等對曰此誠確論自古創業之君輔運之臣皆老于人情熟于世故立法垂憲至精至密子孫奉而行之足以為治若變亂紛更必致禍敗往事昭然可為明鑒

陛下所論非惟得叅之心實萬世繼體圖治者所當取法

○六月戊申

上閱
皇明祖訓終卷顧謂侍臣曰自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我
太祖皇帝起布衣與群雄並驅將二十年乃悉平僭亂奄
有中夏申明禮義之教而萬幾之暇復製

祖訓一編示法子孫蓋歷六年始克成書思慮之周防範
之密至矣備矣後世子孫但謹守

先訓每事遵用不敢違越豈有過舉哉侍臣對曰誠如
聖諭然以今日言之躬蹈當自

陛下始

上曰然亦賴卿等匡輔若一言一行或皆

祖訓卿等須直言之書云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賢

臣少告其君者也卿等勉之

○宣德四年十二月癸未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
改易以從宜者

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子
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
變更之不免生禍亂如唐府兵其制頗近古後一變為
曠騎再變為方鎮遂使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亡
宋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信用小人變為新法民
不勝其煩擾自是朝政反覆國事日非卒致夷虜之禍
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惟恭儉則能保守

上曰然亦須任老成人如宋任用李沆豈有改祖法之事

○宣德六年二月丁未陝西平涼衛指揮僉事哈刺苦出
 奏永樂中嘗選本土軍民北征師旋之日軍歸原伍民
 還原業今慮或有征調未經操習馬匹衣裳皆無素備
 請以原選之人免其遠差令之操習每月朔望點閱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許廓等曰

太宗皇帝慮事周密其立法已定不可改更命悉如舊

論治道

○宣德元年正月癸丑

上退朝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之道

上曰民為國本閭里小民或沾於飢寒或困於征徭或為
 豪強所抑豈能達之朝廷所賴良有司撫養存恤庶不

至失所侍臣曰親民之職莫若守令必嚴選舉以副

聖意

上曰人之賢否恒不易知必任之以事而後可見古帝王
 選任賢良三載考績三考黜陟蓋以此也然以今觀之
 九載而後黜陟藉使所任非人民受其弊多矣今在外
 有司從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考察貪婪不律者即糾
 舉之最為良法朝廷擇守令固為急務而御史按察司
 官尤宜擇人御史按察司官得人則守令賢否有不待
 于考績而後黜陟者矣
 上又曰繼自今御史及按察司官考滿亦須以考察有司
 賢否為功績

○宣德二年十二月乙卯侍臣進講貞觀政要

上曰予嘗反覆是書謂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謂治國猶栽樹根本不搖則枝葉茂盛君道清靜則百姓安樂皆要語也

○宣德三年二月乙亥

上退朝御文華殿謂侍臣曰朕觀先王治民有本有末制田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頑慝者然後刑之盖非得已不然則無以安善良然觀肉刑亦過於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

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於世教民之道不

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於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况漢承秦弊挾書有律若槩用肉刑民受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肢體刻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脉太宗肇啟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八月辛巳

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侍臣舉夏禹以來至高宗戶口盛衰之大槩以對

上曰戶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

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為世之大戒

○宣德五年三月戊午

上御武英殿偶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侍臣有言漢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不相下者

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借權力襲取天下唐太宗慚德尤多漢高帝及我朝

太祖高皇帝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苛

政而禮文制度不脩我

太祖高皇帝剪除群雄革前元敝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教尤為過之侍臣皆叩首以為至論

○七月己酉

上燕閒與侍臣論商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順天應人除暴安民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傳之子孫歷世長久

上曰天命所歸蓋非偶然唐虞之時契敷五教百姓親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放桀武王伐紂遂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周集大命有不可辭者于其子孫享國久亦惟仁義道德足以培植之也

皇明實錄 宣德一 卷
○九月戊申有獻歷代紀年圖者

上覽既顧侍臣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畧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年不永何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

上曰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弊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弘遠所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周之主稱兵為逆劫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家室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革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

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為之根本豈偶然哉

○宣德八年正月癸酉

上宴閒問侍臣王政所先侍臣對曰教養為先

上曰然先王法制猝難復後世惟重農抑末輕徭薄賦足以致富慶興舉學校惇崇孝悌足以立教化固不必盡合古制

○四月癸卯

上問侍臣曰唐虞何以為盛治侍臣對曰堯舜聖人以德為治所以盛也

上曰有其君亦貴有其臣使是時無禹稷契臯陶伯益堯舜能獨治乎元首股肱必相資也但當時君臣又皆互

皇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一終
宣德九年三月癸巳
相戒謹不敢有一毫自滿之心此其所以盛也萬世之
下論唐虞盛治當本諸此

○宣德九年三月癸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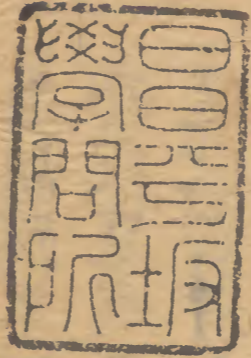
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刻薄奢侈之弊欲
矯以仁儉及平吳之後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
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禍生閨闈馴至戎
羯之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
禍亂內興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
不永成帝以後類為孱弱寄命於強臣奄奄百有餘年
亦為幸矣

上曰晉武以開創之主不為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况
羗胡鮮卑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
而我寇遽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迹朝政陵夷而猶
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為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
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
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皇明宣德

宣德一卷

廿四



文化丙寅

